# 杜甫与柏茂琳交游考论
## ——兼释证《览镜呈柏中丞》等诗题旨

张　晓　庆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48)

[摘　要]　永泰二年(766年)春末夏初, 杜甫作客夔州, 与当地主人柏茂琳有过交游, 并写下《览镜呈柏中丞》、《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等诗作。仇兆鳌认为此等诗歌是杜公"有望于中丞", 朱东润先生则直接批判"这实在不是诗而是乞丐口中的《莲花落》", 从而认为"诗人堕落成新兴军阀的帮闲"。杜甫与柏茂琳交游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学者对此尚无研究。文章通过大量史料的整理, 对上述交游作品的题旨详加释证, 纠正过往谀颂之误, 并以此为基础, 考察了杜甫与柏茂琳交游之始末, 这对了解杜甫寄食状态下的人格和创作有重要帮助。

[关键词]　杜甫;　柏茂琳;　交游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5-0102-04

严武死后, 蜀中大乱, 杜甫一家再次辗转流离。永泰二年(766年)春末夏初, 杜甫离开云安, 作客夔州, 与当地主人柏茂琳有过交游, 并写下《览镜呈柏中丞》、《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等诸多诗作。仇兆鳌认为此等诗歌是杜公"有望于中丞"[1]1575, 朱东润先生则直接批判"这实在不是诗而是乞丐口中的《莲花落》", 从而认为"诗人堕落成新兴军阀的帮闲"[2]。杜甫与柏茂琳交游的真实情况学者尚无研究。笔者通过大量史料的整理, 对上述交游作品的题旨详加释证, 纠正过往谀颂之误, 并以此为基础考察杜甫与柏茂琳交游之始末, 以期方家批评指正。

## 一　交往之初

史书中没有柏茂琳的传记, 新旧唐书中关于柏茂琳起于郭英乂与崔旰之战。《旧唐书·崔宁传》载:

永泰元年五月, 严武卒……(崔)旰遂出兵拒敌, 英乂与之接战, 英乂军大败而还, 收余兵才千人, 归成都, 将卒因多逃散。英乂出兵于城西门, 令柏茂琳为前军, 郭英干为左军, 郭嘉琳为后军, 与旰战。茂琳等军累败, 将统兵与英乂转战, 大败之。兵至子城, 英乂单骑奔简州, 为普州刺史韩澄所杀。时邛、剑所在起兵相攻, 剑南大乱[3]3399。

郭崔二者之间的战争起源于节度使职位之争, 其性质纯属封建军阀之间的权利之战, 于人民于国家无任何好处, 相反, 它使满目疮痍的唐王朝再添一块伤疤, 它使蜀中人民陷入了动乱分离之中。所以, 无论是郭英乂一方还是崔宁一方, 都不是为正义而战。柏茂琳是作为郭英乂的前锋出现在史书中的。他对崔旰的讨伐是属于军阀派系之斗, 非为国为民而战。

在听到二者之战后, 杜公写下了《长江》二首, 《补注杜诗》鹤曰: "诗云众水会涪万, 瞿塘争一门。朝宗人共挹, 盗贼尔谁尊? 按: 瞿塘在夔州东一里, 而云安在州西百三十里。盗贼指崔旰, 则是永泰元年作"[4]。杜公正是借长江之水万壑归宗来批判这场不义之战, "万流归海意, 万国奉君心"代表了对军阀们的期盼。

郭英乂死后, 《新唐书·崔宁传》记载: "于是剑南大扰, 杨子琳起泸州, 与邛州柏贞节连和讨宁。"[5]4704这里就产生了柏茂琳与柏贞节是否是同一个人的争议, 主要有王道俊的"同人论"和钱谦益的"二人论"。王道俊《博议》: "今以本纪考之, 则授邛州刺史、邛南防御使及节度使, 皆茂琳一人之事。盖茂琳以衙将为英乂前军, 败于城西, 复归邛州, 兴兵讨宁耳。疑贞节为茂琳之字, 或后改名, 非二人也。"而钱谦益则认为: "为英乂之前军, 与崔旰战于成都西门者, 柏茂琳也。以邛州牙将起兵讨崔旰者, 柏贞节也。"[1]1574但我们看《钱注杜诗》后的年谱, 则将柏茂琳直接称为邛州牙将。在永泰元年一栏中写着: "郭英乂为兵马使崔旰所杀, 邛州牙将柏茂琳、泸州杨子琳、剑南李昌夔皆起兵讨旰。"[6]尽管钱谦益对柏茂琳有所仔细考证, 但是钱注的前后不一致, 特别是年谱的最终编订让我们无法从他。或许, 钱谦益后来认识到了此前的错误, 所以在年谱的最后编订中将二者确定为一人。又, 《旧唐书》、《资治通鉴》都将"邛州柏茂琳"与"邛州牙将柏贞节"指归一人, 当是定论。事实是柏茂琳作为前锋失败后, 辗转到邛州, 再次组兵抗崔。

西蜀大乱, 给唐王朝带来了更多的不安, 疲惫的朝廷采

[收稿日期]　2010-09-08
[作者简介]　张晓庆(1984-), 女, 山东沂源人,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取了安抚政策。大历元年二月, 杜鸿渐被朝廷任命为相兼充山、剑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 以平蜀乱。杜公于云安写下“蜀麻久不来, 吴盐拥荆门。西南失大将, 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 已闻动行轩……儒生老无成, 臣子忧四藩。篋中有旧笔, 情至时复援”。(《客居》)此诗记载了蜀乱致使商旅断绝的情况, 杜公以臣子之忧对“元戎”(指杜鸿渐)寄予了深深的希望。此时又有蔡十四扶郭英乂梓回长安, 杜公写下《别蔡十四著作》:“我衰不足道, 自契鱼水亲。我虽消渴甚, 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 复睹耕桑民”, 期许蔡能将崔旰之乱上报朝廷。

然而杜鸿渐入蜀前后所作所为却深负杜公期望。

《新唐书• 崔宁传》:“鸿渐出骆谷, 或进计曰: ‘公不如驻阆中, 数腾书陈英乂罪, 嘉宁方略, 因以宁所署刺史即授之, 使不疑。而后与东川张献诚及诸帅合兵扰宁, 不一年, 宁势且穷, 必束身归命。’鸿渐疑未决。会宁遣使至, 献缯锦数万, 辞卑约甚, 鸿渐贪其利, 遂入成都, 政事一委宁, 日与僚属杜亚、杨炎纵酒高会。”[5] 4705

《旧唐书• 杜鸿渐传》:鸿渐心无远图, 志气怯懦, 又酷好浮图道, 不喜军戎。既至成都, 惧旰雄武, 不复问罪, 乃以剑南节制表让于旰[3] 3283。

由于杜鸿渐的懦弱, 没有听从谋者之计, 又贪其财贿, 对这次军阀混战他采取的是安抚政策, 为各头目求取功名, 以此息战。关于此次加官金爵,《旧唐书• 代宗本纪》言:

(永泰二年二月)癸丑, 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梁州刺史张献诚兼充剑南东川节度观察使, 邛州刺史柏茂琳充邛南防御使, 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为茂州刺史、充剑南西山防御使, 从杜鸿渐请也[3] 3284。

又,《文苑英华》中保存有《授柏贞节夔忠等州防御使制》:

敕: 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使持节邛州诸军事兼邛州刺史御史中丞剑南防御使及邛南招讨使上柱国钜鹿县开国子柏贞节, 雅有器干, 深于戎律, 蕴三略以经武, 秉一心而事君。蜀之西疆, 久典戎务, 惠和驭众, 义勇安边。克励公忠, 尤申御遏之用, 仍懋缉绥之术。可使持节都督夔州诸军事兼夔州刺史依前兼御史中丞充夔忠万归涪等州都防御使, 本官勋封如故[7]。

同年八月,《代宗本纪》言:“壬寅, 以茂州刺史崔旰为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行军司马, 邛南防御使、邛州刺史柏茂琳为邛南节度使, 从杜鸿渐所请也。”[3] 282

由上得知: 柏茂琳二月被封为邛南防御使, 八月, 升级为邛南节度使。关于柏茂琳入夔时间, 仇注:“柏中丞除官之命在大历元年八月, 其到任当在冬间。”朱鹤龄更谓:“《旧书》大历元年八月, 茂琳方迁邛南节度。其到夔州, 必在元年、二年之交。”[1] 157]而据《制》“可使持节都督夔州诸军事兼夔州刺史依前兼御史中丞充夔忠万归涪等州都防御使”, 又据杜诗“迁转五州防御使, 起居八座太夫人”(《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知: 当时的邛南领夔、峡、忠、归、万等洲, 以夔州为防御使所在地。柏茂琳入夔的时间当是在永泰二年(766 永泰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改元大历)二月后, 而非八月后。

永泰二年春末夏初, 杜甫离开云安来到夔州。杜公在夔州初始的生活是比较艰难的, 他甚至得亲身参与劳动来谋存生计, 由此写下一系列自力更生的诗歌, 如《催宗文树鸡栅栏》、《种莴苣》、《缚鸡行》等。杜公生活的明显改善是伴随着杜诗中柏中丞的名字屡次出现而实现的。是年秋, 杜公《峡口二首》末句自注: 主人柏中丞, 频分月俸。这是柏茂琳第一次出现在杜公的诗中。依杜公感恩心态而言, 如果柏茂琳一开始就给予他帮助, 他不会于居夔州半年后才有所表示的。事实只能是他于此时才开始与柏茂琳正式交游。

与此相吻合的是, 杜公此后的诗中频频出现“柏中丞”三字。杜诗对柏茂琳的称谓只有此三字。“中丞”一词在杜诗中一共出现过 15次, 7次写给严武, 5次写给柏茂琳, 1次写给李中丞, 1次写给郭中丞, 考察此四人, 除李中丞未详之外, 笔者发现其它三人都兼节度使之职, 也就是说,“中丞”这一称呼是同节度使相连的。而经上述所言, 柏茂琳升级为邛南节度使的时间是大历元年八月, 与杜公写《峡口二首》时间相近。

综上所述, 大历元年春末, 杜甫就离开云安来到夔州, 在最初的时间里并没有与柏茂琳有真正的接触, 而杜公与其真正交往反映在八月份之后, 即柏茂琳在加为节度使后。至于二人交往之由, 笔者认为缘于杜公为其作《为夔州柏都督谢上表》。也就是说, 当柏茂琳被升为节度使之后, 需要有人上书写表, 而在夔州这个文化并不发达之地, 很难有高水平的文人。按《夔州府志》, 有唐一代, 只有李远一人及进士第, 可见其文化不发达[8]。这时他想到了曾因献三大礼赋而待制集贤院的杜甫, 为写表找到了合适的人选。自此之后, 他才对杜公有了物质上的资助。

## 二　相离之交

杜公作品反映二人交往的有:《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览镜呈柏中丞》、《陪柏中丞观宴二首》、《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为夔府柏都督谢上表》等。对于这些诗篇, 往者都认为是歌功颂德之作。笔者认为, 杜甫绝非仅是为仰其鼻息而甘心顺承之人。在这些诗篇里反映着杜公的赤诚之心。按照时间先后, 我们来分析:

《为夔府柏都督谢上表》一书与其说是替柏茂琳感激涕零, 还不如说是杜公替柏所写的责任书, 里面充满着对柏的谆谆寄托:

伏惟陛下以君父任使之久, 掩臣子不逮之过, 就其小效, 复分深忧。察臣剑南区区, 恐失臣节如彼; 加臣频烦阶级, 镇守要冲如此。

首先点出了夔州属于军事要地, 一方面是代言谢君之信任, 一方面是以柏身为重地之领首, 当坚守其职。

勉励疲钝, 伏扬陛下之圣德, 爱惜陛下之百姓, 先之以简易, 闲之以乐业, 均之以赋敛, 终之以敦劝, 然后毕禁将士之暴, 宏洽主客之宜, 示以刑典难犯之科, 宽以困穷计无所出。

其次写出了柏的职责: 一、安民乐业; 二、禁止将士之暴。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内救茕独,外攘师寇。上报君父,曲尽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补失坠之目。灰粉骸骨,以备守官。

最后以君臣之道写出杜公对柏茂琳的深深期望。

杜公这篇表文不是空头白话,而是有理有据地一一提出的。

一是针对夔州地区人民赋役之重。"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写出兵役之灾造成的生离死别的人生大悲哀;"兵戈犹拥蜀,赋敛强输秦"(《上白帝城二首》),是针对蜀中之乱、人民兵役而发;"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糗窄。饱食亦何心?荒哉高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写出人民生活困苦之状。以此不一而足。

二是针对将士之残暴。《锦树行》"五陵豪贵反颠倒,乡里小儿狐白裘。生男堕地要膂力,一生富贵倾邦国。莫愁父母少黄金,天下风尘儿亦得"。王嗣奭言:"此等诗,皆有避忌,故朦胧颠倒其辞,大抵有武夫恶少,乘乱得官,而豪横无忌,观膂力风尘语,可见。"[9]言之确凿。

三是针对夔州之地形以及朝廷对柏的态度。

在唐朝,防御使管辖数州,地位是低于节度使的。只有藩镇势力的扩大,都防御使才升级为节度、观察使的。仅仅半年,柏从防御使转为节度使,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唐王朝对于这些小军阀们势力膨胀的安抚。《新唐书·方镇表》四揭示了这一可能:"大历元年,治邛州防御使,治邛州。寻升为节度使,未几废。置剑南西山防御使,治茂州,未几废。复以十五州还东川节度"[5]1874。此处《新唐书》误,无论《旧唐书》还是《资治通鉴》都无"邛州防御使"之说,根据前面所指,此处应为"邛南防御使",治所也不是邛州,而是夔州。但二使之置废,时间极为短促,正如钱谦益所言"专为旰与茂琳也"[6]。杜甫在这里强调君臣之道,是希望柏能遵守,一方面牵制崔旰势力,一方面也为国家完整做出贡献效力,最终赢得朝廷信任,于己于国家都是有利的。

夔州诗中杜公多次对诸葛亮称赞,如《诸葛庙》、《咏怀古迹五首》、《夔州十绝句》等诗,说到底就是他希望有人能彻底平定蜀中之乱。柏茂琳是杜公所接触到与崔旰之乱有直接关系的的人,因此被寄予大望。杜公在《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对柏氏兄弟以极大的称誉,但观公全诗,始记靖乱之功,中则言皇恩之赏,末又寄以期许,最终还是以期望为主。

接下来杜公又写了《览镜呈柏中丞》,仇注的解释是:"上四,回忆长安,叹乱不可归。下则自伤衰老,而有望于中丞也"。此诗题旨向来无人质疑,本文试以辩证。

此诗题旨与制题紧密相关。"览镜"实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以镜观颜,二是指借鉴之意。前者昭然,后者隐晦,故不为人所探。"览镜"之借鉴之意出于《后汉书·杨震传》:"陛下宜览镜既往,顺帝之则。勿使贻讥将来,则表率先端,垂誉无穷矣。"此诗题旨亦包括两层含义:前四句是借鉴之意,杜公借安史之乱感受来描写夔州遭乱之感受,亦是以安史之乱警示柏茂琳,加强防御;后四句是以镜观颜之意,承上四句自己深陷寇乱致使衰颜为故婉言谢绝柏茂琳入仕之邀请。

此诗前四句为"渭水流关内,终南在日边。胆销豺虎窟,泪入犬羊天"。渭水,终南是指京师长安,豺虎和犬羊是对外敌之蔑称。胆销、泪入非有切身之感不能言此,此四句互文,《义门读书记》曰:"渭水流关内,身堕豺虎窟,不能随之而去也。终南在日边,帝都沦于犬羊,徒望终南切日,而吾君不在也"[10],何焯指出此是描写安史之乱陷贼中时的感受,此是表层意思,但此诗实指杜公在夔州的感受。解诗之关键在于"胆销豺虎窟",此句题意实来自《返照》诗中"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杜臆》言:"谓诗作于西阁,阁临白帝城西,故见返照"[9]。由此证明此诗早于《览镜呈柏中丞》,杜公"豺虎"实早有所指。"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仇注:言在此屡遭寇乱,旅魂已将惊散也。杜公此处"豺虎"直指崔旰之乱,"南方"指夔州,相对长安而言。也就是说:杜公运用相同的感受来借指了两个不同的时空,借安史之乱来描写崔旰之乱,借长安代夔州,其目的是以安史之乱警示柏茂琳。通过以杜证杜,此诗题旨才昭然若揭。

下四句"起晚堪从事,行迟更学仙。镜中衰谢色,万一故人怜"。此四句题旨不是有望于柏茂琳,而是不赴柏茂琳的邀请。"起晚堪从事"来源于嵇康《绝交书》:"卧喜晚起,而当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此指不堪吏职。正如《义门读书记》言"起晚堪从事,起晚,谓不能晨入夜归。堪,正自谓弗堪也。言虽故人万一怜我,而我为丧乱所摧,衰谢如此,难以相助矣。此自以身本王臣,中丞戎帅崛起,不肯轻就幕府,故托词豫却之也,婉约无痕。可以言矣。行迟更学仙,正足上意言除是学仙乃堪,从事决言其不能也。镜中衰谢色,倒装句"[10]。此处有议论之处,即杜公并非是因居王臣而不肯入幕,而是杜公廷争弃官、不与朝廷合作的又一力证。除此之外,何焯余论,极为精湛。

杜诗与柏茂琳之交的诗文,历来被曲解者不仅上篇,《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亦是不达题旨。首章"极乐三军士,谁知百战场。无私齐绮馔,久坐密金章。醉客沾鹦鹉,佳人指凤凰。几时来翠节,特地引红妆"。仇注的解释是:"首章,记会宴之盛,是堂上事。起言宴为赏功,倒叙有力。馔齐,见席无厚薄。坐密,见情之款洽。拈鹦鹉,举杯也。指凤凰,弹琴也。中丞未拜节度,故云来翠节。唐人多用官妓,故得引红妆"。

仇注的成绩是指出了鹦鹉指酒杯,凤凰指弹琴,纠正了旧注对此二词的误解,但是他没有指出此句出自哪里,所以与题旨失之交臂。又,"中丞未拜节度",此不合事实,他隐去此事实来解释翠节,又将红妆指向官妓,导致再次误解题意。本文通过仔细探讨,得出杜诗"醉客霑鹦鹉,佳人指凤凰"此诗来源于唐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凤凰楼上罢吹箫,鹦鹉杯中休劝酒","几时来翠节,特地引红妆"一诗是化用《古诗十九首·青青河边草》的意境,"翠节"指绿色的枝茎,借用诗中的"郁郁园中柳","红妆"指女子浓妆,来自此诗"娥娥红粉妆"。《荡子从军赋》"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与《青青河边草》"荡子别来年月久,贱妾空闺更难守"。两者表达了相同主题,即:荡子羁旅忘返,闺中之妇承受着生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命所不能承受之重——相思。因此, 杜诗“醉客霑鹦鹉, 佳人指凤凰”是反用唐骆宾王典故, 闺中思妇是停乐罢酒, 而荡子在外却是“极乐”“醉客”, 人生之大哀痛对比而出。“几时来翠节, 特地引红妆”, 此句诗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个日新妆始复罢, 祗应含笑待君归”(《荡子从军赋》)之意, 盼望荡子归来, 引以红妆, 登台观柳。“翠节”实际指的就是“园中柳”, “柳”亦是“留”之意。可以想见, 自荡子之出, 思妇的生活境况就是“自伯之东, 发如飞蓬, 岂无膏沫, 谁适为容”(《诗. 卫风• 伯兮》)。杜公此时对闺中思妇的关注不仅此一首诗, 《黄草》:“秦中驿使无消息, 蜀道兵戈有是非。万里秋风吹锦水, 谁家别泪湿罗衣”, 也同样写出蜀中之乱给妇女带来的悲惨生活。

杜公此诗前一首极为隐深。起语“极乐三军士, 谁知百战场”, 虽写宴会, 实指战场, 突出宴会上的极乐, 隐去了战场的厮杀。紧接着虽写将士, 实写思妇, 明写将士耳目之乐, 暗写思妇闺中之苦。此诗后一首由堂上写到堂下, “绣段装檐额, 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剑, 百戏后歌樵”, 仇注: “繡段金花, 器物之华。舞剑歌樵, 声乐之盛”。器物之华、声乐之盛, 与当时西蜀之乱未平、人民苦于困弊相比, 此奢华就是《花卿》诗之翻版, 亦是对享尽奢华的柏茂琳的讽刺。“江树城孤远, 云台使寂寥。汉朝频选将, 应拜霍嫖姚”, 仇注: “江城使寂, 慨其目前。将拜嫖姚, 望其将來”。实际上杜公是借霍去病“匈奴未灭, 何以家为”的志向来暗示柏茂琳的职责在于平定蜀乱, 而非此等享乐。

诚然, 杜公在夔州曾经得到柏茂琳物质上的许多赞助, 如为其安排奴仆, 为其购置湘西草堂等, 杜诗中也有反映, 如《园官送菜》“清晨蒙菜把, 常荷地主恩”。但从杜诗题旨的隐曲深微来看, 我们可以推测出柏茂琳与杜甫主客二人的实质关系是相离的。虽然杜公并非以王臣自居婉言入幕, 但是他对以武功迅速发迹的柏茂琳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在武功上, 同为节度使, 他与严武无法相比, 平定蜀乱只是杜公的期待; 在交情上, 同为主客, 他不会像严武一样听任杜公劝诫, 所以杜公才不得隐深题旨, 加以劝诫。

## 三　二人疏远

柏茂琳最后一次出现在杜诗中是在《送田四弟将军将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节度阳城郡王卫公幕》, 仇注: 卫伯玉封王在大历二年, 此诗亦二年所作。考察诗中“燕辞枫树日, 雁度麦城霜”, 此诗作于秋天。自此之后, 杜公再无柏茂琳的诗句。此时距杜公明年春末离开夔州还有冬春两季。

仔细研读杜诗, 我们实能寻出杜公与柏茂琳疏远的痕迹。同年秋天, 杜公作《暇日小园散病, 将种秋菜, 督勒耕牛, 兼书触》。此诗告诉了我们杜公的真实想法, “不爱入州府, 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 旁舍未曾嗔。老病忌拘束, 应接丧精神。江村意自放, 林木心所欣”。此诗实写出了杜公最终放弃与柏茂琳的交往, 末段写雄鹤受伤哀号, 诗人为其酸辛, 写鹤亦是哀己。此后杜公就多次写及此种保真适性的寄语, 如“易识浮生理, 难教一物违。水深鱼极乐, 林茂鸟知归。吾老甘贫病, 荣华有是非。秋风吹几杖, 不厌此山薇”(《秋野五首》)。《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更是直接点出二人的疏离, “旧识能为态, 新知已暗疏”。

性相违不足为谋是杜公放弃与柏茂琳交往的主要原因, 而柏茂琳在政治上的失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始于期望, 结于失望。虽然杜诗中并未正面出现此类评价, 但是我们从杜诗中可以看出柏茂琳治理夔州、平定蜀乱都是失败的。杜诗中多次描写夔州人民生活贫困, 如“盗贼浮生困, 诛求异俗贫。空山唯见鸟, 落日未逢人”(《东屯北崦》), 写出民生凋敝, 人烟稀少之景。杜公还频频嘱托友人将蜀中之乱上报朝廷, 以期引起重视。如《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台星入朝谒, 使节有吹嘘。西蜀灾长弭, 南翁愤始摅。对扬抚士卒, 干没费仓储。势藉兵须用, 功无礼忽诸”, 对蜀中之乱的仓促处理表示极大地愤慨, 希望李八秘书能将此上报朝廷。《旧唐书• 代宗纪》载: “戊辰, 以剑南西川节度使崔旰检校工部尚书, 改名宁。宁为柏茂琳、杨子琳所攻, 宁既入朝, 子琳乘虚袭据成都府。”[3] 289可以看到, 时至永泰三年了, 柏茂琳、杨子琳与崔宁还在争战, 难免让杜公失望。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杜公与柏茂琳的交往经历了期待、相离直至疏远的过程, 杜公在为生存奔走之际, 并没有完全依附于封建军阀。在与柏茂琳疏远后, 他再次面临着生计问题, 甚至有生命受威胁的危险, 即便如此, 杜公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弄清杜甫与柏茂琳的交往, 对于了解他在夔州的作品也有重要帮助。

[参考文献]


[1] 仇兆鳌. 杜诗详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 朱东润. 杜诗叙论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59.

[3] 刘　昫. 旧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4] 黄　鹤. 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 [M]. 北京: 中国图书馆出版社, 2006.

[5] 欧阳修, 宋　祁.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6] 钱谦益. 钱注杜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734.

[7] 李　昉. 文苑英华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2703.

[8] 故宫珍本丛刊• 夔州府志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

[9] 王嗣奭. 杜　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342　335.

[10] 何　焯. 义门读书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206 – 1207.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